

# 江南的梅雨

□江中舟

每年的五六月份，淅淅沥沥的梅雨总会如期而至，把整个江南打扮得分外生动。

望着窗外日复一日的梅雨，湿漉漉的空气笼着潮湿的心，使无处晾晒的情感变得愁绪满怀、烦躁郁结。早已习惯了梅雨季的我，却能在这缠绵不断的梅雨中，看出它编织的美丽和展示的才情。于是，这微风、薄雾、烟雨，会在我的心中凝结成缕缕轻愁、点点哀怨、长长幽梦。眼中的梅雨，洒在地上便成了刚满十八岁的林青霞，飘在空中就是吟唱伤痕的林忆莲，而敲打门窗上的则是泪流枉凝眉的林黛玉。

江南的梅雨，细、疏、轻、软，如烟如雾，特别的感性多情。飘落在小桥流水、青砖黑瓦之间，似宋元淡墨水画，有着别样的韵味。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沉闷的夏天，因为有了这样的雨季，变得生动和多情起来。

小时候，我会久久地望着雨水从屋檐滴落时的样子而发呆，也极爱听那天籁般的滴答声。我一直认为，屋外下着雨，在房内做什么事都增添了几分自由快乐，或是因为下雨天不便外出，便有了心安理得的心情。如有几个朋友围坐在木桌竹椅喝着新茶，望着远处山色空蒙细雨飞舞的景色是否特别惬意？懒洋洋地躺在床上，听着雨水打落在窗门上的声响是否特别悦耳？或者撑着一把伞（最好是昔日的油纸伞），在雨中行走是否特别有诗意？童年时我常

爱在雨中行走，那赤脚踩在水洼之中飞溅起的水花，有一种凉凉的爽快、调皮的痛快。而现今的孩子们却不再享受这种极为廉价的快乐，却愿用更大的代价寻找远离自然的乐趣。

梅雨留下的记忆真的很多，而我总以为真正的江南生活，是深深的雨巷、长长的石板路、弯弯曲曲的小河、朦朦胧胧的烟雨，以及满眼悦目的翠绿田野。记得那天行走在徽州绩溪胡崇宪的尚书府时就这样想过：如果能住进这样的宅院，那才是完整的江南老生活，这可是很有诗意的生活！

梅雨实是霉雨，说是梅雨真是欲盖弥彰。这一下就是十天半月，让生活更加朦胧，让日子更加哀愁。梅雨天的确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，潮湿的空气常会让家里许多东西发霉，一不小心更是满屋的雾水。而这个季节也正是梅子熟透的时候，这意味着仲夏即将来临，闷热前的凉爽真是弥足珍贵。

此时也正是万物生长最旺的时候，若仔细观察，你还会发现平时注意不到的有趣现象。春夏之交的江南梅雨，无须过多的修饰，就是一幅浓郁而格调不俗的写意画。只有婉约多情的女子、豪情满怀的男子，才能与梅雨默契，欣赏到雨中的画意，品味出雨外的诗情，并将它化成剪不断的千千心结、理还乱的万般柔情。

人夜响到黎明，从人清醒时响到人梦里。

直到北风吹过，天与地感受到了凉意，哆哆嗦嗦几个寒战打下来，叶子落得差不多了，青蛙也就不响了，钻进土里冬眠。且一眠就是整个冬天，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，我们可以在有水的地方看见许多黑色的小蝌蚪。上个月去松阳，我在箬寮谷的溪涧里也见到了几只蝌蚪，便觉得夏天还在来的路上。一晃眼，蝌蚪长成了青蛙，夏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。

青蛙藏在田里，也藏在古人的诗里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“何处最添诗兴客，黄昏烟雨乱蛙声”“蛙声篱落下，草色户庭间”……青蛙似乎很早就有，也许比人的出现还要早，但具体在哪一年上，史料中并未有记载，我们也无从得知。这些蛙声穿过秦汉，穿过三国，穿过隋唐，穿过宋元明清，一直落到了今天。只是今天的蛙声是否就是从前的蛙声，谁也不好说，但蛙声里的自然况味显是一样的。

辛弃疾有首词，其中几句是“抛却山中诗酒窠，却来官府听笙歌。闲愁做弄天来大，白发栽埋日许多”。现代人以高雅自居者，得闲时常跑到剧院里去听歌剧、看话剧，自以为得趣，细想来，倒真有点舍本逐末的意思。

雨天的蛙声相较于晴天另有一番味道，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起的，但觉有高明指挥家在暗处指挥。随着指挥棒的上下舞动，整个天地都沸腾了，一声声，好似跟雨比着绵长。此时，山是听众，水是听众，村庄是听众，如丝的细雨也是听众——

蛙声起，聒噪是一种宁静！

# 初夏的风

□米丽宏

入夏，家门外的老洋槐，先是凋落满树白花，接着被风摇满一身绿。它立在风里，像着了一件蓬蓬裙，夸张的大裙摆，把周遭的空气都挤得叠了层。核桃、梧桐的绿巴掌，一上一下翻动，不知是它们在翻动风声还是风在翻阅它们。针叶新发，质地润嫩，想做金石声，还没有资历；风过，发出一串哨音，老到不足，尖新有余。

春夏交替，总会有一场一场的风，褪去春的羞涩和朦胧，把它送往风风火火的大场面去。

风不巨大、不闹猛、不高亢，是天地间狭长的一缕。它从很远的地方赶来，前赴后继地，把田野里一幅幅丝绸缓缓展开。麦子吐穗，油菜结籽，耕耘过的土地呈现粉质的状态。这时，是土地最为饱满、最充满希冀的时刻，瓜啊、豆啊、谷米啊，嫩苗苗儿向世界打开第一个弯弯的问号。风攒足了劲儿，要把苗苗打开、延长，托出地面去。

半空中，全是风涂抹的绿颜色。深浅色块挤得画面饱满而充盈，一种安静的喧闹，徐徐流荡在四周。

风吹过面颊，你感觉这风该是暗绿的，类似深水湖那种绿，甚至有点蓝的成分，也许是因为它的凉吧。它像是来自山野里某个潮湿的洞穴，来自山顶上未化的积雪，所以，它带着天然的那么一股幽凉。阳光的锋芒，遇到它，只能打个弯儿。

它把树木摇响的时候，像泼出一团水声，水声从高处跌落，哗哗哗，听起来有一种寒凉。满地绿荫扶不起，浅夏风中叶儿唱，过清过冽，让人心清心寒。

清风朗日的午后，我斜倚着一块山石，一双脚伸出树荫，让阳光洒满。我看着激烈的阳光，落上去再跳起来，溅起一片细碎的弧光。这个凉热不均的特殊感觉，很容易让人回到童年。

也是这样的初夏午后，奶奶贴着院子里的老梨树打盹儿。那棵树，好像是她身上延伸出去的一部分，春日，她在那做棉衣，头上是如云的梨花；夏日，她在那做零碎小活计，上头是一蓬绿；秋天，梨树叶儿又重又脆地掉落在她刚刚擦好的一筐红薯片上；冬天，好太阳的当午，她也坐在那，老梨树只在她身上洒落一道一道疏淡的枝丫暗影。

那时我小，老攀在她的膝头打搅她干活，或者瞪眼看她打盹儿时迷离的神情。

时光天长地久，人世如此安静。初夏的风，叩门而入，不疾不徐地吹拂着我们。一年又一年，风声古旧而又温煦，幽凉而又贞静；好似生活一直这样，世世代代都没变过，哪年哪月都不缺优美。

而风吹草木，是有回声与呼应的，那青那绿，就是。风吹尘世，也是有呼应的，那人心处的沉静从容便是。

风吹万物，万物呼应，因一呼一应而充满生机。此刻，风是清风，绿是新绿。时光新着，想做点什么、谋划点什么，完全来得及。呼应着浅夏的节拍，跟上去，心像清风，不掺尘埃，等时光装进去一季又一季的传奇。

# 蛙声起

□潘玉毅

推开书房的门，一声蛙鸣就跳了进来。那么陌生，又那么熟悉，好似老友久别重逢，隔着漫长的岁月，既感满心欢喜，又不知从哪开始说起。于是，我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，仿佛远客到来时倒茶落座后的寒暄。

这寒暄，初听时像黄昏时分的微雨声，一点两点，若有若无，再听时，如潮水一般，汹涌而来，嘈嘈切切，连悦耳的翻书声都抵挡不住。

在城市里呆得久了，每日里看见的除了车子便是人，四时早巳不分，更忘了今夕何夕。

不过，蛙鸣起了，蝉噪也就不远了。这是一个季节的征兆。

世上有许多已经很美的事物，仍需要一些点缀来加深它的美好。蛙声就是夏日最好的点缀。绿油油的菜畦上，泥泞的水稻田里，长着蔬菜，长着豆角，是青蛙们绝佳的藏身之地。旧时农村里家家有田，田里到处都是青蛙。人们在插秧的时候能看到它们，禾苗长起来的时候也能看到它们，甚至稻谷丰收的时候仍能看到它们。然而现在，农村里的马路越修越宽，池塘、田地越来越少，白日子里我们已很难见到青蛙的影子，连蛙声也是“难得几回闻”。

但到了晚上，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当夜色如幕，挡去了日光，村庄里的灯一盏盏亮起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纷纷围坐在餐桌旁，享受天伦之乐时，蛙鸣声响了。这蛙鸣一声连着一声，一片连着一片，此起彼伏，绵绵不休，如夜的私语在人耳边不住回响。

蛙声唤醒了沉睡的池塘，也唤醒了人们慵懒的睡意。明明书本还捧在手心，脑袋已经昏昏沉沉。青蛙全然不理睬这些，呱呱的声音从